

20140729 [新聞挖挖哇 p2] 島國前進 鄭弘儀問了什麼 竟讓黃國昌靜默了？

註記：未特別標示發言者之段落，皆為黃國昌老師發言

還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做，那又會更投入，那在更投入的情況之下，老實說本來就已經不太夠用的時間就會越緊繃。剛剛其實飛帆是很客氣，因為我們跟他在相處的時間比較長，因為我們現在除了各自在忙各自的事情以外，我們其實一個禮拜有好多天的晚上會在一起，那就可以感受的到說，他女朋友其實會跟飛帆講，說臺灣需要你但是我也需要你，我說的是真的。

于美人：江山和我之間選一個。

沒有，那但是……

林飛帆：這段就有點多了，沒關係，繼續，不好意思。

但是我自己在旁邊看啦……

鄭弘儀：所以國家需要他，對，但是女朋友也需要他，那林飛帆怎麼說？

于美人：化小愛為大愛。

沒有，他們怎麼說是他們比較私下的事啦，因為有的時候大家在一起忙都忙到非常的晚嘛，那你說他女朋友會覺得他怎麼都還沒有回去什麼的，心裡當然是會擔心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會覺得說，心裡面有一點不捨。

鄭弘儀：那飛帆的女朋友的問題會不會其實也是你太太的問題？飛帆幫你報仇一下。

林飛帆：對，其實國昌，對。

鄭弘儀：他並沒有講自己的狀況。

林飛帆：對，但是他，其實國昌就是一個很矜的人，其實我們就是覺得說他很多心裡話他就是一直憋在心裡面。

鄭弘儀：憋在心裡面對不對，你們其實還滿矛盾。

林飛帆：對，那我覺得是這樣，就是說其實我覺得……

鄭弘儀：欸，國昌還沒有回答。

于美人：你太太沒有這個困難嗎？

其實有啦，不過就是我自己家裡面的事情，我自己要負責把家照顧好是我應該做的。

鄭弘儀：你怎麼跟老婆說？

沒有，我還是盡量就忙完就回家。

鄭弘儀：但是你都在外面忙啊，對呀。

對，但是……

鄭弘儀：晚上幾點回家？

不一而足。

來賓：每次搞完都通宵了喔。

鄭弘儀：最晚到幾點？

早一點大概10點多吧。

鄭弘儀：晚一點呢？

晚一點可能就2點、3點吧。

鄭弘儀：凌晨2、3點，一個禮拜幾天這樣？

于美人：其實也OK啊，很多男人也是這個時候才回家。

來賓：但是很多男人是去泡酒店。

鄭弘儀：情況不一樣。

來賓：對呀，情況不一樣。

鄭弘儀：太太會跟你抱怨嗎？

她...不會啦，我覺得她其實很支持我啦。

鄭弘儀：你回去看到小孩你會有愧疚感嗎？

當然，當然。

鄭弘儀：那你怎麼補足呢？

有的時候我們如果……

鄭弘儀：繼續跟林飛帆在一起。

沒有，我們有的時候在外面有一些活動，如果就是適合的話，就會帶著他們一起去。

鄭弘儀：有人會對你不禮貌嗎？

不禮貌倒還不至於啦，只是我們前兩……

鄭弘儀：不友善。

不友善？其實我前兩個禮拜，我們有一次去台中活動的時候，那有一個應該大概，我想大概50歲左右的男子，他就走到我旁邊來，他就問我說，我很好奇，

他說你為什麼在做你自己的研究工作以外，你還有這麼多時間在做這些事情，那你這樣你的研究工作真的做得好嗎？那我本來以為他是在關心，後來，我後來發現是說他大概被一些媒體洗腦得滿嚴重的，大概就拿那些媒體上面質問的話然後來質問我，那他邊質問我的時候滿有趣的，他還拿一個手機在錄，在錄音，但是我是不會很介意啦，因為我覺得他如果有困惑的話，我在我時間範圍許可之內就幫他解惑，那如果他還是聽不懂的話，那我可能也沒有辦法。

于美人：那場對話進行多久？

大概10分鐘吧。

于美人：你還跟他講10分鐘喔？

鄭弘儀：然後呢，他最後他的反應是接受嗎？

于美人：他加入島國前進。

我不太確定他是不是有接受啦，不過我覺得他就一直錄嘛，那錄完了以後，我也不曉得他要做什麼。

鄭弘儀：對呀，他錄音幹嘛呢？那只是兩個人聊天。所以前幾天你在臉書上寫說，痛苦的思考為台灣而戰，讓馬政府馬政權垮台，為了這個目標，一個人到底可以願意犧牲到什麼程度呢？那個犧牲是指什麼？

沒有啦，那個是不太...因為我有時候晚上回家的時候，我會習慣...不管我幾點回去，我會習慣待在書房裡，然後讓自己的情緒沉澱，那想一下今天做了哪些事情，那有什麼樣的想法，那自己在讓自己情緒沉澱的過程當中，有的時候就看著身邊的這些朋友，大家這麼努力在做很多的事情，然後難免有的時候情緒會有點重，你剛剛講的那段其實是從我自己的標準來講，其實是一個不太適當的發言，因為我不太會在我的臉書上面寫自己真正的心情。

于美人：可是那天肯定是心情很澎湃，才把它寫出來。

來賓：一定有遇到什麼事情讓你覺得心情……

鄭弘儀：情緒低落。

于美人：我覺得也OK，這樣比較有人味啦，人就是這樣嘛對不對。

鄭弘儀：你曾經有過心情很低落的時候嗎？

當然當然。

鄭弘儀：比方說什麼時候？

哇多了。

鄭弘儀：多嗎？可不可以舉幾件事情，一兩件。

沒有，當然你說我們在從事這些運動，大部分的時候事實上是都是，從非常世俗而形式的標準來看，是失敗的，所謂失敗就是說，你提出一個訴求，但是掌握權力的人他不理會你，那你那個訴求沒有達成，如果我們把這個定義成失敗的話，所以你是常常會碰到失敗，那在那個失敗的過程當中，你必須要給自己加油打氣，你不能讓那個挫折感把你自己擊倒。

鄭弘儀：沒錯。

但是問題是說，你在外面跟很多在一起做事情的朋友的時候，我覺得大家一個很珍貴的在於彼此互相的扶持、互相的安慰，但是你真的回到家以後，心裡會難過的或者是說自己會有點受不了的是說，就到底是什麼樣的因素、什麼樣的環境讓這些人的生活要過得如此的辛苦，我的意思是說如果這個國家整個政府的體制，那按照我們自己對於所謂民主政治應該有發展的想像的話，事實上很多人應該就是在自己，不管是專業還是他有興趣的領域上面去發揮他自己的潛能跟力量，但是我們看到的很多人都是在自己的正業以外，他必須還要撥時間出來，那而且在這整個運動的過程當中，你會看到更多受壓迫的人，那你說回到家以後，那個感覺是很複雜的，所謂很複雜的是說，推到最極端是當你最脆弱的時候，你會想放棄，就真的脆弱到你會想放棄是說，其實這些事情我可以都不要管，我如果這些事情都不管的話……

鄭弘儀：日子很輕鬆。

對，可以過得相當的舒服，但是在另外一方面，你看到了很多在一起為了一些想法一起奮鬥一起打拚的朋友，然後你說你要都不管，有的時候自己跟自己相處的時候，不知道要怎麼樣……

鄭弘儀：那參與這麼多社會運動，你哭過嗎？(編按：在所有可搜尋到的影片中，有兩部影片，一是4/2新聞追追追，二是4/23綠逗來開講，皆收錄到本網站推薦觀看連結當中。)

(默)...其實是還好啦，還好，就是我覺得大部分在...就像我講的，在參與運動的歷程當中，有很多朋友他們投入很多，相對來講，也會受到一些犧牲跟傷害，那朋友彼此之間在一起扶持是很重要的。